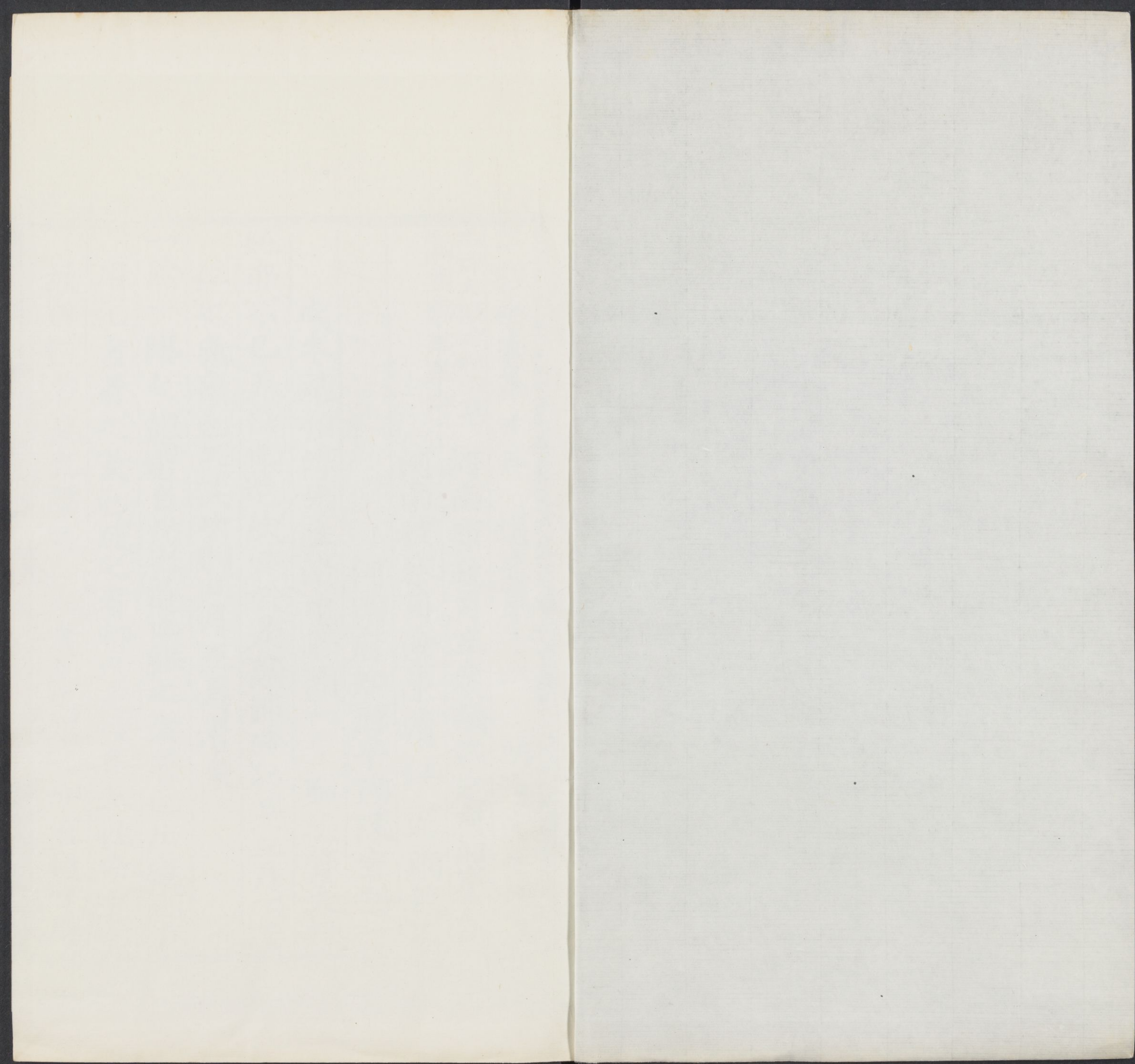


T9111/1285

4

[Faint, illegible text]



二程全書第十三 遺書第十二 明道先生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語聞 劉瀚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

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經之者善也出通則有

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

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

二程全書第十三 遺書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
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
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
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

如此

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已守約是也

揚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揚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捨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絜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

子之學一作事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樂

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佗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佗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是一間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湏知着力處既學便湏知得力處

二程全書卷之三

二程全書第十四

卷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 劉絢箕夫錄

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老字無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

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子則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氏字詐其言近理

又非揚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揚墨之害亦經孟子
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似亦大早雖不以
早廢尊者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
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
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本釋作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辭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
四邊故不能盡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

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
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
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誠心見性是
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
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
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
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

慎獨

知之明信之薦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二程全書第十四

二程全書第十五

遺書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贊夫錄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佗為二者為已為

人之道也

為己為人吳本
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私而不

毅則難立毅而不私則無以居之

西銘言
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
雖始後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誠矣乎視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
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認為一
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
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

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二程全書第十五

二程全書第十六

遺書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入關語錄

或云明道先生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
佗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已可克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已

致知則有知則能擇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是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

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為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人患事繁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

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

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佗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

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

四凶已一作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

事只是攬佗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

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為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

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為善亦是非理無人欲即皆天
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
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
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
致不高致則門人道一作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
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
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
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
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
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天

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
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
它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
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耳剽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

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

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

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才愈明徃徃

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

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綰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

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隊用之自是人情不

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為大須當損益夏商

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而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髡倬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溥濶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變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夢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狗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 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佗也徒行此鄙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為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為數十龍不當同為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為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湏臾不能如曾子易簣湏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佗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教一作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佗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湏是有見不

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佗人語
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
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
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
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
一作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
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
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莽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為王藻所致及其病
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為虎狼食不
其酷哉曰深山為虎狼食貴人為螻蟻食一也故莽
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
得朽心為以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

櫟

語高則言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

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

必有所以然

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辭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間斷從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字一本無此四假設復不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於其元之

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潤及陽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是已潤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侘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廓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

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洎是

有山無陰陽處
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後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心一作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

遺書卷之三十九
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
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若
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
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者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
得不虛處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
最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逆似常人所論然持之

一本有必別

夫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
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齋不
齊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
閏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
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
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
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
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張作裏差了
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
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

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漆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盡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百十四疑此計者之誤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主一矣。然能一作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行。一作一者無佗，只是整齊。一作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

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于此。

敬一作也

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

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

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正一之意。

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求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徃徃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証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撈摸故須入此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

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穉使之化為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深一作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雖一有無閒暇終是二字無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佗不知亦儘極。及一作乎高深。然要
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
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湏覓一箇綴。姦
打訛。慶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自利者。氏之學更
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
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
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
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佗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
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郟子。何
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
出湏是問佗先知者始得。

蕭何夫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歛怨自安。謝安
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于江表。其
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湏放佗入來者。
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

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
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為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
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
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
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
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人塗轍既

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為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
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
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便
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是作
得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遠道不遠恐人不

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將字本有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總見得此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声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内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是已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為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内則外不

失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
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始學豈可
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

然亦是且一作為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

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
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
佗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
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

鮮來乾健坤順之類亦
不曾果然休認得

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濶必照因又言其道
之無窮濶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濶非
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為實
而有光輝也一作為實成章者為實而有光輝也今
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
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
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
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為知而發

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目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箦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加作。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
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
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
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
則是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
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
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
處若已有家人言佗人家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
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
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畧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
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
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
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
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
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為心所以然
者只為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
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
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

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
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
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
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
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
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
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

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元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

他無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

此二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

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

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

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

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
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
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佗
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湏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
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已可克

一有學始則湏絕四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繫虜將去隨其
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
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然是用
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
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
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
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
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處聖人則無之
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
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隣之子
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
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

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為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人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

已欲學之須熟玩味

味字

無聖人之

之字

無氣象不可只

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後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

子動則弑君弑父頃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三相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脩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弑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欲一作以為之兆得可為處便為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己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一作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頃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

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于宋自空疑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

必有氣軀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
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道如石隕于宋
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
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
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為應天之氣豈
可如此間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
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况生麟聖人為其
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
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
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
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
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
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作二言開闔已便作是感既二
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
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
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
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和也

素隱行恠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其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及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未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

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丑天命不可
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
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妄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得
聖賢之人湏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
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
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
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

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
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
人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感
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夏為冬降
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
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
金為器既成則目為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

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無此三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垂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細緼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為志志為之主乃能

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諳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止又如一二合而為三三見則一二止離而為一二則三止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嗅辨其色知其某物合其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于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帶緩則佩絃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鯨隄無禹隄鯨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

一作誣祀無之字誣又作滄言

報則遺其重者非人所重行宇廊也其功幾何

雖廢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

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合一作不答其

問必更有語言其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為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為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為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為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為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為事堯奚為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

遺書卷五十一
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字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

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為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

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以物待物不可以已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變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是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

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為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移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主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
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
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
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
於自然一有之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
至於一作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
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
筭人生數一作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

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
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為二十四又
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
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
者必有見於已

近取諸身百里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
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
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
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
有始便有終

守身為大其事固有天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
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
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
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
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
禰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高有
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
社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

食於其前是為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
廟以有群廟之主合食是為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為
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
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
僖二公之義若時祭即有嘗言有事言禘於莊公只
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
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廟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
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圓立而配以祖陶匏稊秣掃
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

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
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
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
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
固一一所以為仁惻隱則為愛乃情也非性也怒者
入仁之門而怒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
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辭信如東西
南址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
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一有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
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
下惟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猶只是智通者便言
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
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况今日事之
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
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
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
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慮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
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
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本
無此唯是心在一作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
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
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
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
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
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

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
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則二則三則言
敬無如聖人之言之無聖人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
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又之自
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備不能防
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
至不如脩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

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亦怪：正何言忙 必有義焉非字

論語有二處克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有姓則為病可知知苟以為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

脩己以安有姓則為病可知知苟以為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乃能安人此則自所學至克

柔則自有克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集義所生非義襲而

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為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為義

一作山浩

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常行不懶於心之時自然有

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于地道故下一作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

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
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人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
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
事然亦有聖人之道坤九二是聖人之事聖賢之道
其發無二但至一作有深淺大小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
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
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學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

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
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而辨亦何
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
自加功也夫九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
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為言輕勿忘
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闡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有蕪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

至若是之差揚子為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
差之毫厘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以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
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
此敝

揚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

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一本張作
夏夏作張

約是敬

與叔李明以知思聞見為患其甚喜此論邂逅却正語
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

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極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

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

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

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

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

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博博淵

泉方能出之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

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

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
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及自時不相稱時不同
也時上盡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言王者興其間
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笑他嘿識得此體用
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佗堯之於民匡直輔翼
聖賢於此間見此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
殷曰於夏周曰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
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
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
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順

一作箇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
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
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
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
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啻人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
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郊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
水上寺門取郊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白靈也
龍以郊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為中

二程全書第十六

二程全書第十七

遺書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書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巳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

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
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
身嘗以為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
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
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
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
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二程全書第十七

二程全書第十八

遺書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
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佗處
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
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
千年来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湏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天下以為明獨於睽

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狠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狠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

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兩則言遇兩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

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已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綸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蠢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尔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推酷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

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無理會也得

且須於孝上格物不可不詰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

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

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

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

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

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

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

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

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蕙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揚墨至如揚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問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總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

中也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絕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止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变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

皆盡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

便逡巡

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過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

也至

先代帝王陵寢不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

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

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

七頃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

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

禮一作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

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

也撰造則為偽也

人或以禮官為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

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

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

日不雨反

0

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

又曰謂聖之至妙人所未能測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来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来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
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
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
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
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
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美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
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有臣豈可奪元

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章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
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
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

有濟睽之道

一本睽卦以下別為一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求得

凡為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
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
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
鄭伯遇于垂力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
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
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為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
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体便得其義
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

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
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
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叔族之義止為相與為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表宗於已所以得宗之名
非已宗於人也

九小宗以五世為法親蓋則族散者高祖之子尚存欲
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
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又宗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偽也必
須用時之服

後漢三年而附若卒哭而附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

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喪於何處

如有自得天理者如坤蟻知衛其君豺獾知祭禮亦出

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
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
本在後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
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使得

禮云宗子如一作為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本一作體既是喜

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磨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
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

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
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
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
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
近語人既能一作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
為不必待著意做統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
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
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

然有覺處

揚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
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
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
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
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

子

二程全書第十八

李太

